

# 話絲

期四十二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月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

## 回國

孫福熙

回國者之喜悅，自然更甚於國內旅行者的回家了。

船進黃浦江，遠見陸地一線，且已可隱約的辨別上海附近屋宇的茂密了。法國兵們爭先在窗洞看。一個法國女子說：

「呵。上海是不壞！」

「上海是一個鄉村？還是一個城市？」一個兵承女子之意滑稽的問一中國人

「爲什麼水是這樣黃這樣髒的？」另一個兵問，「大西洋的水是何等的綠呢，好像……海水的綠！何等的可以羨慕呵！」

我也是羨慕大西洋的碧岸的，然而我不以

東海之濁水抹煞中國的一切。我不敢以上海比歐洲城市，但我在上海看到外國所沒有「好事」物，而且更不是一處所停的海港如哥倫坡，新加坡，西貢等所有者。

在中國的店舖門口，除大塊的匾與外國的

一樣外，還有許多招牌，在街中一望，可知兩面店舖的字號與店舖的種類。而且街中懸掛布或綢的招旗，參差的飄蕩，就實用而論，在店門口只要掛一塊小牌，上寫店的字號及種類就了，例如「裕泰南貨。」要找裕泰的人，自然問得到，要買南貨的人，看了自然也會走進去的了。一定要做招牌兩塊或四塊，寫「兩洋海味、南北果品」等等，都是多事了。然而人性愛新，愛超出，愛精益求精，所以必做招牌，使街的兩頭的行人遠遠的就看見，其字體又必能引人注意，而且飾以金色，繡出花紋。

店中各種商品也能引人愛好，不負美遷的招牌的宣示。糕餅店中，青豆盛在圓盒，葱翠，如有生的植物。一樣形狀一樣大小的尖角包十餘個，如整飾的牙齒，排列在圓盒的一邊上。包中於青豆，有買主時立即可以給他。長方的花生糖，尤其疊得整齊，從側面看出花生的兩片厚一葉被快的刀口切成的斷面。每片糖

的一面加以芝蔴，所以現出花生與芝蔴厚薄相間的層次。最可愛的是寸金糖：圓柱形的小段，象牙顏色。微軟的糖質的外面，滿結芝蔴。中心是雪白的細粉，這是糖屑。有幾段切得適巧，露出攪在糖中的紅絲。呵，紅得有

趣！我長久不吃寸金糖了，然而還記得他的口味。當嚼開他時，細而白的糖屑先給人以甜味。以後嚼着黏韌的外皮，同時聞着芝蔴的香氣。

當我夢遊舊地似的回憶以前吃寸金糖時的情況的時候，店門口來了一個未考先考的人，用右手的二指與中指拈出口中還在燃燒的半段香煙；從油膩的棉袍的操手袋中取出左手，擎了一把這樣精微的寸金糖，代香煙而放在口中了！

我安慰自己：既然做得出這種細點心，自然在這民族中也不乏懂得滋味的；像這種粗兩

## 本日期錄

回國	孫福熙
私語	開明
中山與其老黃狗	遇安
鳥的故事	蕭保璜
拒婚	林村

的人，究竟是例外的，

晚上，我到飯店去。進門就見擧過滿盆的燒十附魚。這是何等的應時呵。紅醬和在汁中；魚色深黑；知烹調前是極活的；薄皮的裂處，露出潔白的肉色，所謂象牙土附是也。淡黃的冬筍、切城骨牌片，翠綠的葱粒，如極細的指環。長久不與中國菜親近的我，將一享這眼福與口福了。

步到桌邊自然先脫帽。然而，掛衣鉤在那裏呢？牆上有的是蜘蛛絲與灰塵，連粗釘也不見一條，於是放帽在桌上。然而，桌面是以油膩做毯子的，而且油膩的茶壺茶杯都放在桌上，沒有放帽的地位了，於是又放帽在頭上。然而，這樣戴了帽吃飯了嗎？還有什麼法子呢！應該脫大衣；但也沒有地方可掛，而且室內沒有火爐，也不容我脫大衣，既然戴了帽，也不妨穿了大衣吃飯罷。——三日後，大衣後面坐得如鏡的光亮，自然是意中事了。我也成爲出過洋就看不起中國一切的一類人了嗎？我也已經不顧在外國所學的東西一概順從，國的形了嗎？除了做這兩種人的一種以外，還有第三種態度可取嗎？

我在等電車。電車將停時，自動車在電車與我的中間接連的行去。自動車走過。電車也開走了。

在電車中，他們推我，他們推我，一直推

我到角上。我要下來了，他們不讓我，我說，請讓一讓，他們不讓我，我著急了，勉強的挨擠下去，勉強的在車已開行時跳下。然後才知道，他們要走下時，必用手彎逐起來，大聲的說：

「丫丫丫(你們的)娘殺塞去丫去丫(在這裏) 哈勿讓的！」

「要讓也勿用罵的！」大家讓着而且說。我走赴約會，因時間不早了，所以想走得快些。但前面的人很擁擠，正在我前面的是一個少年，瓜皮帽上一顆小的紅結子，袍掛的袖子大到七八寸，兩臂都與地成四十五度角的斜掛着，左右旋轉的跛着。我不能走上去，所以有時候想：主持市政者第一應該注意，行人增多，道路也加寬，其次，行人也當時常注意留出一條路，讓後面急於上前者經過。正在思想，我的後面擠上來一擔什麼，他且擠且說：

「哈勿走的？塞在此地！」

我的手指上被他的破羅擦傷了皮。然而他教我擠上去的方法，比我所想的有用得多！

有一次，到季君家去，坐了一六七分鐘的人力車，付十二個銅圓。車夫還是不肯；旁人也說已經不少了。他還是不肯。我要他等一等。敲門想請季君知道這裏的情形者理論我與他的爭持，但他說，「誰等你呢！」他罵我的娘的聲音成串的進出來了。等我見季君時。我

還聽到他的罵聲，使我不敢請季君與之理論，於是他的罵聲我全數收受了。

在旅館住了兩夜，除加一小賬已在賬房付過外，又付茶房兩角，他說不夠，於是又添他兩角。他高聲叫另一茶房說：

「來擊！四角！只有觸文一(女子生植器)去哉，有這樣便宜！」

「我雖然不懂他所說的是什麼意義，但看他所表示，總是恨我給錢太少。於事我怒了。我要他到賬房去要，因為房中掛着的章程上寫明小賬加一，倘有茶房另討小賬等事，請告賬房，即當斥革。到此時他才說并不爲錢少。

在歐洲時，常聽到，當歐洲人問「恐怕中國的城市還很舊式的罷？」的時候，總回答說，「近來也着實工業化了。上海是與歐洲城市一樣的了。」

我們設想，有一天，中國到處如上海的工業了，或者我們羨慕的「業化的歐洲人一個不留的都走出，讓中國人享福了，然而大家照樣的挨擠，照樣的謾罵，這樣，就有人恭維中國的文明了嗎？

我看治理本國很有條理的英法人對於上海的中國人，有這許多的一個問題也沒有法子罷。上海的街道不算窄了，電車不算少了，然而總是擁擠而日噪鬧，噪鬧這種事，於英法人是無害的，他們只更吸收財貨好了。而且經濟

的壓迫正是好方法。然而不成，中國人長於忍耐，又長於計算，米價從八元一石漲至十元了，於是每日吃一升者減至吃八合。窮苦到做乞丐了，還與做執殮子時一樣：不見其勤勞些也不見其憂愁或憤怒。窮苦不能使中國人死。壽命確實知得多了，然而中國人口並沒有減少，早早生了兒子，寧願與人挨擠謾罵而死亡。英法人還有別的法子，派遣印度人安南人拿了棍子來打我們死。然而又不成，中國人見到好避的，避些開：避不開，忍些苦，終於弄不死的，常有人說恨語，以為中國非到完全由西洋人主持時不能治理的了。看了上海，大概可以證明這句話的不能成事實的了。除非中國人自己或請西洋人，普遍而且深遠的使中國人都有智識，中國是永遠沒有希望的了。我所說的當然不是沒有人想到過的好方法；然而我相信，搬運西洋的好東西是無益的。我們看，電車是西洋的好東西，然而爲了坐電車，所以挨擠而謾罵，汽車是西洋的好東西，然而在電車將停時，他不肯等候，不讓電車的旅客上下。同一個緣故，因爲只是臭皮囊。所以辦不出塞進口中的寸金糖的精細。

然而我有能力使中國人有智識了嗎？這當然是不能，所以我對於上海的混亂，只有逃避我亦即回家鄉來了。

或者有人說：我亦即回家鄉來了。

慰他：請弗擔憂，受過幾次苦，我就同樣的會欺侮人了！

或者有人熱心的人以我這話爲太悲觀，我就添說一句：我還是希望不久在社會中尋不出我所寫的事實，而有人說我是撒謊。

孫福熙押。

### 希臘牧歌之一

開明

這里所發表的是諦阿克列多思 (Theodoros) 牧歌第二十七篇，題曰私說 (Oikotimos)。有人懷疑這不是他的作品，或者係後人仿作也未可知，但亦不失爲牧歌中之佳作，普通仍收在他的集內，篇幅似已不完，其結構當係牧人競唱，以編簫爲注，今僅存一人的歌詞，及評判員的斷語。別本只取問答本文，略去評判員語，作爲完整的牧歌，似亦有理。今據勒伯古典叢書本譯其全文。

介紹希臘牧歌本來用不着什麼辯解，若是要時也只當陳謝我的大膽，——怎敢這樣冒瀆世界的名作。這原是希臘牧歌抄中三篇之一，去年春間譯出，想登在一個雜誌上的，當時在卷末沙漠之夢中曾寫過這幾句話，現在轉錄于此以代說明。

「諦阿克列多思在二千二百年後被譯爲中國白話，想起來有點奇怪。這不爲別

的，只覺得諦阿克列多思與白話似乎不很相配，讀了自己的譯文有時竟覺得不像是諦阿克列多思的話，我的白話是這樣地非牧歌的。但是我所能寫的只是白話，所以沒有別的法子。譬如私語裏 *Thalceuthna* 這一句話，我也想譯得更優雅些，但是結果我所能想到的只是「我現在是裸體了」，想了好久終於改不出什麼來，至于原語裏的女性的色彩當然更是表不出了。現在的白話誠然是笨俗，然而醜媳婦終要見翁姑面，索性勇敢地出來罷，雖然不免唐突了古人。」

我自己不知道這篇古典文學作品從我的手裏一轉之後變成了怎樣的東西，我只盼望他還沒有失盡了他的健全之氣，即使是穿了我們華國的衣服。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記。

#### 私語

牧羊女

牧人

巴黎斯搶去了聰慧的海倫那，他也是一個牧人。

這海倫那是更願意了，她現在親了那牧人的嘴。

不要誇口，小胡羊兒：他們說親嘴只是虛

惠。

牧 便在空中虛的親嘴裏也是甘甜歡樂。

女 我擦我的嘴，把牠吐去了。

牧 你擦你的嘴唇麼？那麼拏來讓我再親牠一下。

女 你只配去親你的小母牛，不是未出閨的處女。

牧 不要誇口，你的青春不久將如夢似地過去了。

女 葡萄變成了葡萄乾，枯乾的薔薇也未必消滅。

牧 怎麼讓這個衰老呢？這是我飲的密和牛乳。請你到那邊的野橄欖樹下去，我給你講故事。

女 我不去；你以前用了好的故事騙過我了；請你到那邊的榆樹下去，你聽我吹簫。

牧 你自己聽罷；悽惶的聲調沒有什麼德聽。啊啊，好姑娘，大約你也想躲避巴菲亞的罷。

女 巴菲亞去她的罷；我只要亞耳台米思和我好。

牧 不要說，怕她會罰你，你將落在不能再出的陷坑裏。

女 讓她隨意地罰罷；亞耳台米思會救我出來。

牧 你不能躲避『愛』，別的閨女也沒有能躲避

他。

女 憑了牧神，我要躲避他；但是你當永遠背著他的軛。鬆了你的手。再來我將咬你的嘴唇。

牧 我只怕他將把你給了更壞的人。

女 許多人來求我，只是沒有一個中我的意。現在我又來在許多求婚的人裏湊一個數。

牧 朋友，怎麼辦呢？結婚有許多煩惱。

女 結婚並沒有憂患，却只是跳舞。唉，但是我聽說妻子都怕她們的丈夫。

牧 倒是她們常佔上風；女人們怕什麼東西呢？

女 我怕生產的苦痛；那產神的箭是很難當的。

牧 但是你的女王是亞耳台米思，那安產的女神。

女 但是我怕生育，要損壞我的美貌。生了可愛的小孩，你將在兒女裏看出你新的光輝。

牧 你給我什麼聘禮呢，倘若我應允了你？

女 你將得到我所有的牛羣，所有的樹林與牧場。

牧 你要立誓，到手以後不再孤另地撇下我；憑了牧神，我不離開你，即使你要趕我出去。

牧 我給你建造綉房；我養着好的牛羣。

女 但是對我年老的父親，我將說些什麼呢？

牧 聽了我的姓名，他將贊許你的婚姻。

女 告訴我你的名字；一個名字裏常含着喜悅。

牧 我是達夫尼思，呂吉達思是我的父親，諾邁是我的母親。

女 你是良家出身，但是我並不比你低。

牧 我知道；你叫惡克洛諦，你的父親是默那耳凱斯。

女 給我看看你的樹林，在那裏是你的牛欄。

牧 這邊來；看我的細長的柏樹長的好好。

女 我的羊羣吃草去罷；我將去看牧人的工作。

牧 我的牛羣好好的吃；我將領這姑娘去看樹林。

女 你幹什麼，小胡羊兒？你為什麼把手放在我的胸前。

牧 我想告訴你這早蘋果已經熟了。憑了牧神，我要暈了；拏去你的手放心罷，好姑娘；你怕我什麼？你真太膽小了。

二八

女 啊啊，你又扯去了我的帶子。你爲什麼解我的帶子呢？

牧 我將獻給巴菲亞，當作最初的供品。

女 且住，有人到這里來了。我聽見了聲響。

牧 只是那些柏樹互相低語，講你的新婚。

女 你把我的衣服撕碎了；現在我是裸體了。

牧 我將給你一件別的更大的衣服。

女 你答應給我一切的東西，但是後來怕連鹽都不給我一粒。

牧 我願意把我的性命也給了你。

女 亞耳台米思，請不要發怒，因爲我不守你的命令。

牧 我將用一頭犢祭愛神，用一頭牛祭亞孚洛

迪諦

女 我來時是處女，成了女人回家去。

牧 將是一個母親，哺兒的母親。不復是處女。

女 他們貪戀著青春的歡樂，這樣地互相私語，這正是秘密戀愛的時光。她起來回去看

羊，眼裏有點含羞，心中却是歡悅；他也走到牛羣那邊去，獨自慶幸他的新婚。

評判員

幸福的牧人，掣回你的簾去。現在讓我們再聽牧人們的歌曲罷。

附記

巴菲亞 (Paphia) 係戀愛女神亞孚洛

迪諦 (Aphrodite) 的別名。亞耳台米思 (Artemis) 爲個獵女神，又司女人生產的命運。係希臘神話中的獨身女神。

### 中山與其老黃狗

遇安

中山先生的靈車從悲悼的人海裏過去的時候，樂聲綿延着悲哀，人們呼喚着雄語。那時我也落了幾點暗淚，忽而想起中山的老黃狗。彷彿那黃狗正擁護着靈車，磨牙而怒視着街邊的觀衆。

中山城，中山公園還不會實現，然而中山國則古已有之。我便是古中山國民的一份子。這古國自民國以來便改爲模範縣，——定縣，——然而除了那城裏的破塔，可作廢物的模範外，簡直一無足述，沒有法子，只好退而表彰表彰中山的老黃狗。

我家向來不餵狗，第一個原因是貧苦，第二個原因也是苦貧。但是二叔祖告訴我，三十年前很喜歡的餵了一隻肥胖的黃狗。這狗的思想很特別，不同凡狗，牠對於四鄰很和藹，晚間就睡在房上警衛着半道街的安靜。牠很勇敢，能分別善人與盜賊。據一般人說，牠不肯對乞丐汪汪的亂咬，却是一個缺點。

聽說拳匪失敗，八國洋兵橫行中國，比拳匪不在以下。洋兵也曾駕臨我們的村舍，那時

人們藏的藏，躲的躲，狗們也避着敵人去陪伴主人的懦怯。洋兵笑罵着，對了人家的門窗放響槍；硬要了人家的東西，笑着毀壞它；舉舉槍打倒人家的牛馬。人們忍受着欺侮不敢說話。我們的老黃狗却看得不公了，憤然的衝出門去，接連咬得兩個洋鬼子逃避了。洋兵出了村，老黃狗又猛力追去，把一個洋兵官的褲子撕破，洋兵官下令總攻擊，於是腿中中了一槍，跑回家去。

這時許多人都說這狗是不祥之物，洋兵一定要報仇，不如把這狗打死，以絕後患，可是二叔祖不聽。過了些日子，槍傷不知好了沒有，而洋兵又來了，於是老黃狗抖着精神又去殺那洋兵，雖然把兩個洋兵的腿咬破，可是肚子上中了三槍，流着血跑到家裏，三天之後便死了。

我雖然沒有見着那老黃狗，家裏却常給我說牠的故事，所以我常常想到牠。到北京來，我又證明了「大地方的人乖，小地方的狗乖」，這句話實在不錯。我見大地方許多人的粗野，很類似瘋狗的狂吠。不過他們並不勇敢，見了強的便表示他們的奴氣，見弱者便施行他們的專橫。本國外國的侵略與壓迫，則逆來順受，彷彿並不覺得；半活的念念佛，就以爲是可以普度衆生；戰戰兢兢的唱唱空城計，就以爲可以嚇退。這種精神比那無能自大的拳匪的仇洋思想並不高明，因此我很想念我家的老

黃狗。

我們的犧牲的精神在那裏？我們的進取精神在那裏？戰士死了，我們只能聽着蒼蠅的嗡嗡聲？我們只能看着那甘自化豚的奴隸麼？我們要做人，我們要拿出我們的人氣來。

古人有云「犬似人，人不似人。」我想起從前的老黃狗，我看了現在的君子們，我覺得古人的話却頗有些道理。更有許多人說着「犬子犬子」，犬的兒子恐怕更不可靠吧！

末了，我願那死了的似人的老黃狗，能做一個中山先生靈右的忠僕。

二五平，清明節。

### 鳥的故事

開明先生：

「青山也厭揚州俗，多少峯巒不過江」，這兩句話說得多麼尖刻，把詩人厭惡揚州的心事直撲在紙上。我想從前的揚州真俗得一塌可，該罵，尖刻地罵。

但是我們真不幸，不幸寫到這醜惡（何止俗！）的北京來了！你欲住不堪，飲去不能，該怎麼辦呢？——只合把眼淚吞進肚裏去，把情趣捧進糞堆裏去，把生氣藏到三層高閣去：……北京呵，醜惡的北京，該詛咒的北京，你！

我沉悶得要命。我只好天天做夢：夢見我

底美化的故鄉——江南；夢到我從花香草綠的蹊徑轉入萬綠山中，在那裏喝酒，在那裏凝笑：夢到我坐了一隻小船在兩岸青翠的清水江中遊弋，那裏有弄晴的新魚跳躍着，那裏有幽艷的水草飄浮着；喲，江南，夢裏的江南！吻她，吻她，吻她！可憐不堪回首，我正窒格在醜惡的北京城裏呢！我做夢不得，我竟無法可想了，於是我找尋江南的照片去。我昨天偶然拾了一片略關江南的香草，就是開明先生——你底「鳥聲」。我讀了「鳥聲」，我吻了「鳥聲」，我底欲怨欲慕，欲泣欲訴的心情也就緊緊的包住了「鳥聲」；雖然牠不會把江南描畫得怎樣樣。我於是進一步想。談談江南的貨色去。

鳥聲，這便是江南底一件最華美的衣裳。

你煩惱嗎，到林中聽鳥去。你惡心嗎；再到那裏去。你想你底夢境暢美嗎，再去。牠是怎樣地美化的！牠會唱出你心裏底悲哀與愉快，牠會唱出你內心的震動數；牠會使你覺得自己的陋劣；醜惡，兇殘……；牠會使你暫時走進優美，高尚，和平……的的你的夢也夢不到的一個世界去。——喲！不用說略，朋友，你理想中有怎樣完美的一種藝術，那麼，鳥聲就是藝術。

我是傾心於 Wilde 的一個人，只是不能跟他一樣的把頭髮梳得油光的，穿起一身理想化的華美服裝到熱鬧的市場走走去，也不能和

他一樣把文章寫得錦繡一般綺麗。唯其我是這樣的人，所以我厭惡北京，我尤其厭惡北京的鳥。老鴿！啄木！……；莫名其妙的討厭而且可恨！牠們不光是北京的象徵，簡直是一切醜惡底象徵！因此，我更不捨得江南的鳥聲，我更覺得住在北京的苦悶

開明先生，讓我從百忙中抽點時日來談談鳥聲，作個通屠門而大嚼的當兒，這就是我底解愁的方法，這就是我暫時神離苦海的途徑，雖然我底文章是會——很抱歉的——使你惡心，我底費詞又會使你白費光陰，看在美愛的分上，饒恕了我這一回的亂跑野馬罷。

很羨慕我們的祖先。他們不但愛賞鳥聲不比我們差，他們還很會從鳥聲裏很美妙，很具體地創造出許多好故事來；我們聽了這樣的故事，應該怎樣地羨慕，更應該怎樣地感謝牠們！我這枝拙劣的筆，萬萬不配拿來贊美鳥聲，怕侮辱了牠，這只先生——你們去費點心思，讓我涎着臉，咬着指頭兒來撫點餘味罷。所以我竟不敢謳歌牠，我暫把我們萍鄉的兩個從鳥聲裏編出來的民間故事敘說，這也就儘夠我心裏涼爽，我頭上的光榮了。

關於「鳥的故事」，古今中外都有，而以「人化的鳥」為尤多，也許是精華的部分罷。我們所見的紅頭啄木，Chamber 的二十世紀新讀本上說是一個仙人特意變成一個貧苦的老婦

人到民間去察察善惡、最初就碰見一個鄉下婦人，在家裏做燒餅。她就走進去哀求，意欲得一個燒餅來充充飢。那婦人不肯。後來終歸只給一個燒黑了的她吃，於是仙人大怒，立刻就叫她變成一個清苦的啄木鳥來懲罰她。啄木鳥頭上的一塊紅地，就因這婦人化鳥的時候頭上還包著一塊紅布的緣故。如此，可見西人也有最通行的鳥的故事。又如我們中國最通行的也有一個蜀王化鳥的故事。這已經是凄美得，只是這件事已經成了古今騷人墨客底吟詠之資，不復「民衆化」了。我自從知道這個故事，我不禁加倍的憐愛鴿，不禁很傷感地聽永夜的鴿聲了。

布穀，我鄉裏叫「栽禾鳥」（這名字就比布穀美聽得多。），總算很忠勤的一種候鳥了。我記得在江南的時候，一到了三四月之交，農夫都在風雨中作工，那時正是桃紅柳綠，春色醉人的時候，這可憐的布穀嘵嘵就在空中一來一往的整天叫著；頓時引起我們時日遷逝，傷春感秋胸懷了。不知我們的祖先也怎樣和牠表示了同情，竟編出這樣一個故事：——

「從前有一個農夫，他是很勤奮，同時又是一個很量大的人。有一年，農事很忙，天氣也變化得快，農人們都要趕急把工做好。一到插秧的時候，更是忙得要命，於是彼此都請人來幫忙。這位老實的農夫自然是最肯幫忙的一個，大家也就爭先恐後的來請他。他一天一

天幫人的忙去啦，倒把自己的田地忘了；而且他去了一家又一家，早已走到離家約莫二三百里的地方去了；所以等他記起自己的田地而返回家裏時，那時竟已過了栽禾的時會，他只得袖手無策了。他想着不覺憂悶起來，不久就生了病，不久他又死了。於是在閻羅那裏請願，自己情願作一隻鳥，一到了相當的時候，他就出去叫醒一般人趕緊將田地耕好，禾苗插好，不要再踏他的覆轍。他願意天光叫到夜，一直到口裏叫出血來才略略休息一下。他去啦；於是他唱出三句歌詞道：

「割麥栽禾，

家家栽禾

各栽各個。」（個解作「的」）

他從此就這樣苦心苦志的救人，永不休止。我們聽了這三句，就如同聽了布穀的聲音一樣。這大概是先有三句的擬聲然後才有這精美的故事罷。

白頭翁，我最愛這個鳥，牠底聲音分外的淒惋低回；牠明明是在你身邊的樹上叫，要是你沒有看見，你一定得疑牠是在很遠的地方；牠是叫得這樣清妙的。大概也是爲了牠底聲音罷，我鄉裏又給了牠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可憐的小姑娘姓葛名郎當，不幸嫁在一家兇很的人家。她底翁姑都虐待她，辦法非常厲害，大概打罵還是小事。小姑娘底性情是最柔順的，凡是翁姑的話她無不遵行；而且

離家又遠，無處告愬，大概也是可憐她不得不忍氣的一個原因。一天晚上，翁家的蠶葉盡了，於是迫着她出去採桑。她雖是不願意，也只得趑趄着含着眼淚出去。那一夜，烏雲斗暗，門外一團漆黑，半點什麼也不見。而且又狂風大雨。顯得可怕。然而小姑娘竟出去了！她暗中摸索着去，大概不上半點鐘工夫，她走到一條河的邊上了！失足一步，她滾進了江中；可憐她竟人不知鬼不覺地淹死了。於是她底翁姑着了慌，趕急設法應付。他們想好了個辦法，就是先發制人的在縣裏告了牠底相奸潛逃，後來她家裏也莫可如何，只得作罷。這件事案差不多就此消沉下去了。豈知，一天，她父母在家裏咒罵她，忽地門前樹上飛來一隻小鳥，在那裏哀哀地唱道

「葛名郎當，

萬名郎當，

半夜採桑，

跌進河江，

不見死類。」類，譯音

她底父母聽了，不覺大慟；立即切了一盤肉出來，祝道：「女兒，若這個鳥真是你，你就飛下來嘗一片肉」。那鳥果然下來，用嘴子在肉片揩上了一揩，散出兩點鮮血，又嘵的一聲，哀哀地叫著飛去了。於是她底父母馬上就在縣裏提了反訴。後來終歸在江裏發見了她底

屍身；於是這兩個凶狠的人也正了了。

這幾句悽惋的歌，也是仿著白頭翁的聲音而成。可見撰故事的是怎樣地會利用鳥的聲調！

我離開家鄉新舊兩年了，把美妙的江南底春色拋到荒渺的夢境去了，不知布穀還是冒著風雨在那明媚鮮研的春色裏叫着否？又不知我家石尖嶺上的茶林中尙有那不幸的「葛氏郎當」——萍鄉人已習呼白頭翁如此。——在那裏哀楚地敘著她底冤苦否？我怎得馬上就跑回家鄉聽聽去？我怎得馬上就跑回家鄉聽聽去？

北京終歸是不會給你以快樂的！北京的鳥也只能將你耳膜叫破！開明先生，你也是江南人，你已經感覺「干枯」，你已經感覺到「聽那不討人歡喜的烏老鴉叫也已夠了」，不知尙有渴慕著江南鳥聲的我在，不知尙有這心境為北京所熬煎的可憐的我在！我愛聽鳥聲，然而我聽不到鳥聲，我於是真感覺得寂寞與苦悶。

我昨天讀了你底鳥聲，不覺又引起我漸就熄滅的熱烈的情調，不禁提起筆來就寫成這篇。特意鈔呈，一來表表我愛鳥聲的性情，二來也好告訴先生兩個鳥聲的故事，散散心。恕了我的唐突罷，先生。我也得談談鳥聲，我也得在意想中見見久別的江南，我心裏涼爽了。我再鈔一首妙絕的寫鳥聲的詩來作個結束罷：！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四月八日，蕭保璜謹上。

### 拒婚

林村述

碧綠的清水，輕輕地從河床的小石上流過去。太陽照着河水，河水又將太陽光線反射到河畔的青草上，於是青草隨着波紋而閃動其鱗般淡淡的光芒。

河畔上，有幾畝菜田，陳出滿田蓬茂的菜。有妙齡靜美的姑娘左手提籃，右手拈菜的那裏工作。她見河邊來了一隻划船；船尾上一個正在撐篙的十七八歲的青年，煞涼可愛；不覺芳心頓動。因作歌曰：

「船上一位好哥哥，  
手拿篙子水上飄；  
日頭月亮輪流轉，  
一篙落到那邊河？」  
青年舟子欲答而不能，低頭不語；船頭白頭舟子卻愛之，乃乘答道：

「岸上一位好嬌蓮，  
左手提籃右手拈；  
日頭月亮輪流轉，  
一篙落到你的屋門前。」

姑娘因他年老拒絕道：

「船上一位好公公，  
滿口鬍子白如葱；  
門戶才誠皆相合，  
只是年紀不相同。」  
白頭舟子見她嫌他年紀太老，乃作歌辯白

道：  
「老是老，  
卻是河南棗；  
外面皮打皺，  
裏面瓢頭好！  
姑娘看他老不知羞，尙在那裏作辯，乃怒

道：  
「老是老  
卻是河南棗；」  
你若娶了我，  
好比老牛吃嫩草！  
八月中秋至，  
請你這老不死的牛，  
領受我的斧頭腦！！註一」

(註一)「斧頭腦」，木匠斧子背部之謂。此部甚重，故擊物力量極大，鄉人用之代替牛刀以擊殺牛者。  
一九二五，二，十八於北京師大